

一朝诡谲，一生迷离。

美人温雅

MEI

REN

WEN
YA

林家成
著

美人雅
溫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人温雅 / 林家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500-0957-8

I. ①美… II. ①林…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5124号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九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y.com>
E-mail bhz@bhzwy.com

书 名 美人温雅
作 者 林家成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柯利明 林苑中
特约监制 梁 艳
责任编辑 张 越 杨 旭
特约策划 雨 薇 何 源
特约编辑 何 源
营销统筹 卢 渔 赵 晴
封面设计 刘 妍
封面插画 呀 呀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34.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80元(全两册)

ISBN 978-7-5500-0957-8

赣版权登字: 05-2014-12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第十六章 冤家再相逢 001

第十七章 难逃，难逃也！ 019

第十八章 顾郎风采如昔 038

第十九章 一郡皆知你我不清白 054

第二十章 邓九郎的第三次惨败 071

第二十一章 交锋！交锋 089

第二十二章 半年相伴 108

第二十三章 知识之贵 124



第二十四章 郎君的诱惑 142

第二十五章 獠牙毕露，霸道尽显 160

第二十六章 暗算 178

第二十七章 柳婧认命？ 197

第二十八章 邓九郎的第四次惨败 218

第二十九章 公子柳白衣 238

第三十章 柳白衣的美男陪嫁团 257

冤家再相逢

第十六章

那被众人围在中间的马车窗帘晃了晃，漫天雪光中，一个头戴金冠、贵气逼人、俊美绝伦的青年缓步走下了马车。

几乎是这人一露面，围在他四周的人，便自然而然地低下了头。

这青年权贵，俊美得出奇，金冠束发，腰悬玉佩，眉目飞扬，说不出是凛然还是华贵。光是站在那里，便让人销魂夺魄。

一众汝南官员，以为前来迎接的人中，身份最贵重的也就是两位小郡王。他们断断没有想到，这么一个超大世家的嫡子，年轻一代的魁首人物，居然也随行而来。一时间，一个个既激动，也有点紧张！

这些人如此激动，也就没有注意到正小心地不停向后缩去的柳婧。

自那美男子出现后，柳婧便拼命地想把自己缩成一团。在众人围上去时，她则四下顾盼，想着怎么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掉。

可这冰天雪地的，官道上本来就没有行人，这里站着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都非常显目，她张望了半天，却是无处可逃。

既然无处可逃，柳婧只得悻悻转头，心里想道：“我与这人，怎么就有缘到了这个地步？这一再狭路相逢，难道是天要绝我？”

那一边，那华贵俊美的男子与两位小郡王说了几句话后，转过头来看向众汝南官员。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众汝南官员齐刷刷低头。其实这位权贵年纪既轻，气势也不迫人，可他们就是感觉到，在他面前似乎矮了一截似的。

朝着这边瞟了一眼后，那华贵俊美的男子缓缓提步。

他一走，上百人跟着他同时移步，一时之间，倒是脚步沉沉，浩浩荡荡。

众汝南官员快步迎上，朝着男子和两位小郡王便是一礼。一官员殷勤地说道：“太守大人知道几位郎君过来了，特令我等前来相候。”

两位小郡王却理也没理他，径自围着那俊美华贵的男子说道：“豫州两大城池，汝南为其一，邓兄虽是走遍西南东南，这豫州之地，还是第一次到吧？过几天春暖花开，邓兄可以四下赏一赏。”

两位小郡王客气恭敬，那俊美华贵的男子却只是淡淡一笑，他可有可无地应承了一下后，目光转向了众汝南官员。

当下，他目光一凝。

然后，他微微一笑。

这一笑，格外矜持贵气。负着双手，那俊美华贵的男子朝着人群中的一人点了点头，道：“你，过来一下。”

他一开口，众人齐刷刷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然后，他们看到了低着头，恨不得缩成一团的柳婧。

一见这位贵人看的是柳婧，为首的汝南官员迫不及待地叫道：“柳文景，叫你上前呢。”心下则想道：这小子平素里举止也算端雅得体，关键时候却变成一只缩头鹌鹑了。

柳婧抬起头，深吸了一口气后，提步走到那郎君面前深深一揖，“小人柳文景，见过郎君。”

那郎君一双深邃的眼，定定地凝视着柳婧。

他盯着她那游移而不敢看过来的眸子，低沉冷漠地问道：“你也是这儿负责接待的？”

柳婧还没有回答，站在她身后的那官员马上恭敬地应道：“回郎君的话，柳文景只是暂为接待，还不曾正式上任。”

“是吗？”那俊美华贵的男子淡淡地说道，“那就即刻上任吧，以后我的接待之事，交由他来做。”

这话一出，那官员马上应道：“是是是。柳文景能得到郎君的看重，实在是他的荣幸。”他朝着呆若木鸡的柳婧盯了一眼，“柳文景，怎么还不谢过？”

柳婧低声道：“柳文景谢过郎君提拔之恩。”

“谢恩就不必了。”他的声音特别冰冷，“以后好好侍候，若有差错，谁也保不了你。”

柳婧低头，“是。”

那男子冷笑一声，“声音怎的这么小？”

柳婧一惊，连忙提了声音，“小人不敢。”

“目光低垂，眼神游移，你是不是做了亏心事，以至于不敢看我？”

柳婧连忙抬起头来。不过，她的眼一抬，便对上对方那深沉的眸子，不由自主地又是一垂。她吸了一口气，再次抬起头来，一张脸苍白，恭敬地说道：“郎君乃是贵人，小人不敢不敬。”

“是吗？”那男子冷笑一声，衣袖一甩转身就走。

随着他提步，众人马上跟上。而被他专门提点过的柳婧，自然不能落后，只能紧紧跟在后面。经过这一曲，两个小郡王和几位世家子，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打量着柳婧。

打量了柳婧一会儿，年长一点的小郡王朝着一人使了个眼色。

当下，那得了眼色的官员快步走到柳婧身侧，压低声音说道：“柳文景。”

柳婧转头看向他。

那官员小声说道：“待会儿你也不必回去了，就跟着那位贵人，记着，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哪怕是他要杀了你，你也马上洗干净脖子凑上去……柳文景，你现在一大家子都在汝南，要想一家人得到安生，就去讨好他、侍候他，让他满意……听明白没有？”

柳婧唇动了动，低头说道：“听明白了。”

“你家里，我会派人知会一声，你的行李，我也会让人搬过去。总之你记着一句话，你一大家子的荣华安乐、生死存亡，都在前面那位的一念之间……对了，你知道怎么侍候男人吗？”

不知是不是柳婧的错觉，她总觉得“前面那位”脚步慢了下来，那模样，似乎在倾听着他俩的谈话……

在这官员的盯迫中，柳婧白着脸摇了摇头。

那小官员继续说道：“你家有妻妾，不是个好男风的，这种事可能是真不明白。不过，不管你明不明白，这事你在今天之内都必须学会。我会让一个当红的小倌儿前来教你，你尽快学会了，今儿晚上自己洗干净送上去，不管你怎么做，总之要让他高兴……”

见柳婧一张脸由白转红，似乎在忍着羞怒，那官员冷笑出声：“你们柳府几百口人，就不值得你洗干净屁股让人睡一次？柳文景，关键时候你可别犯迷糊。”他看着面前这钟灵毓秀的少年郎，想到与自己交好的柳行风，忍不住还是安慰道，“你也别想太多，邓九郎名动天下，却从来不在美色上犯迷糊，我们也有听过他好男风。所以，你也别太害怕。”说到这里，他问道，“柳文景，

我的话，你明白了？”

柳婧低着头，咬唇说道：“我明白。”

“明白就好。”说罢，那官员悄无声息地退到后面。

前面行走着的华贵俊美郎君，似是无意地回过头。他瞟到脸色苍白、似是失去了所有勇气的柳婧后，微微眯眼，唇角在不知不觉中，扬起了一个小小的弧度。

就在这时，几个世家子和小郡王围了上来，他们簇拥着明显心情好了不少的那位，一边朝前走，一边指着官道两边的雪景，谈笑风生起来。

柳婧悄无声息地向后退去，不一会儿，她便退到了那官员身边。

朝着那人一揖后，柳婧态度恭敬地低语了几句。那官员沉吟起来，他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行了，按你的意思办吧。”

于是，入了城门，被汝南城来来往往的人流吸引了注意力的邓九郎，双眼无意中瞟过时才发现，官员中竟少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当下，他眉头微蹙。

他是何等身份地位？即便这般的街道中闲庭信步，看似人人谈笑从容，可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注意力，依然以他为中心。

所以，邓九郎眉头一蹙，那年少点的小郡王便担忧地问道：“邓兄可是有所不悦？”

邓九郎低沉地说道：“也没什么事。”他的目光瞟向刚才向柳婧训话的官员。

那官员最是擅长察言观色，马上屁颠屁颠地过来了。他亦步亦趋地跟在邓九郎身后，恭敬谄媚地问道：“郎君可有吩咐？”

邓九郎俊眉一挑，淡淡问道：“刚才那个甚是美貌的小儿呢？”

那官员应道：“郎君说的是柳文景啊？他先走一步了。”见到贵人似是不悦，那官员急急补充道，“柳文景对郎君敬爱至极，他此番前去，是特意为郎君接风洗尘做准备了。”

“是吗？那他还是有心了。”邓九郎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了。

昨天晚上那场大暴雪，令整个汝南城中都是积雪厚堆，走在其上，嘎吱嘎吱的响声不绝。

邓九郎静静地打量着这四周的景色，见这街上看不到几个乞丐，点了点头说道：“豫州富有，汝南为最，果然名不虚传。”

得到他的赞叹，两个小郡王喜不自胜，“得九郎一赞，便是我父王也要高兴了。”“为了治理这地方，我父王可没少操心。”

邓九郎淡淡一笑，他目光四下扫视了会儿，又道：“天下八大书院中的青山书院，便在汝南，改天可要好好去拜访青山书院的山长。”

说笑声中，众人不紧不慢地朝着汝南太守特意为他们腾出来的“梅园”走去。

这梅园，在汝南是一处名气不小的庄子。它位于半山腰，群树环绕，整个庄子从里到外，方圆十里，都被梅树点缀。生长了数百年的老梅，状如盘龙，冷峭孤绝，层层叠叠地占据了梅园里外。特别是这梅花盛放的季节，那或红或白的梅花，沾着冰雪，染着阳光，绽放得煞是灿烂夺目。

队伍自进入梅园的范围后，众人的谈笑声都少了许多。想他们这一路来，风餐露宿不说，满目荒凉的景象也是见惯了的。就在他们已习惯了荒凉和冰雪的时候，陡然看到这漫山遍野的梅花，一时间，直似到了仙境。

众人目不暇接地观赏着，闻着这弥而不散的梅香，都满足地轻叹出声。

就在他们来到山脚下，朝着五百步开外的梅园行去时，突然，一阵轻幽的琴声隐隐传来。

这琴声，极为动听幽雅，便如这梅，便如这景，便如这天地，自带幽香，隐隐约约，却弥而不散。

众人本是心旷神怡之际，陡然听到这琴声，一个个都微笑起来。其中一个世家子更是叹道：“好景，好梅，好琴！”

就在他这句感慨声落下时，只听得那琴弦轻颤几下，也停顿了下来。然后，便是一个少年的声音清越地吟唱道：“天地浩荡，正气长存……闻诛杀阉贼之邓郎驾到，青山书院常风、文思、李悦成、楚明伍……特来迎接——”

声音一落，梅园大门向两侧吱呀一声推开了来。然后，十五六个身着青山书院的儒生袍服，顾盼生辉、意气风发的少年郎，从梅花丛中大步走出。

这些少年郎虽然只有十五六人，可自古以来，读书人都代表着一种风骨，一种正统。他们大步而来时，数百人的队伍，都静了静。

转眼间，这十五六个少年郎便走到了邓九郎面前，齐齐止步，朝着他深深一揖，朗声说道：“邓郎高义，请受我等一礼——”

十五六个少年同时出声，那声音虽不见多么响亮整齐，这一刻，便是两个小郡王，也激动得涨红了脸——这是天下最正统、最清正的一个群体的认可，纵使他们拥有无上的权势和无比的财富，可谁又敌得住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敬重和推崇？

一时之间，便是那个一心劝说柳婧卖身的官员，也激动得频频搓手。

……简直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欢迎仪式了。眼前这一幕，都可以写进《汝南地方志》了：某年某月某日，南阳邓九抵临汝南，得群儒恭而迎之……

面对众儒生齐刷刷的一拜，便是邓九郎，此刻也是俊脸一凝。他朝着众儒恭敬地还以一礼，朗声道：“不敢，诸君多礼了。”

就在邓九郎的声音落地时，从儒生的后面，又传来一阵幽雅中正的琴声。

这次的琴声，与刚才的不同。如果说刚才的琴声是隐士之曲的话，这次的琴声，就是仙人之乐。这是由真正的琴道高手，静心焚香后素手奏出来的美妙天音。它渗透在这雪地上，在这漫山遍野的梅花中，在这风骨傲然的儒生里，真正是雅到了极处，也动人心魄到了极致！

这琴音所奏的，正是一曲《有朋自远方来》，琴声清正，充满了乐而不淫的高雅之气。

站在道路中的众儒生，含着笑让开了来。

于是，众人看到了那个端坐在百年梅树下，俊美得无法形容，姿容端雅不凡的少年。

少年一袭雪白的狐裘，周围是无瑕的冰雪，头顶上是朵朵红梅，正眉目微敛，嘴角噙着温润的浅笑，素手操琴。

琴声高绝，少年也绝美雅致，此情此景，真真能入画。

在这少年的身后，是两个姿容秀丽额心点着梅花妆的美人，她们一边焚着香，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那抚琴的美少年……

见到邓九郎似是看呆了，那叫常风的清俊儒生走了出来，朝着邓九郎笑道：“在下给邓兄介绍一下，那位呢，姓柳，名文景。柳文景虽是年纪轻轻，可无论琴棋书画，都是一绝。他向来与我等交好，这一次，也是他说邓兄来到了汝南，我们才赶过来的。”

说这话时，以常风为首的众儒生，簇拥着邓九郎，朝柳婧走去。

这一刻，这些风骨清奇的少年儒生们，与那个梅树下奏着琴，弹着高雅之曲的少年，有着同样的风姿、同样的傲然。

这一刻，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柳文景所说的布置，就是这个了。

这布置，确实确实称得上是惊喜。想来经过此事，世人谈起邓九郎时，在他是权贵之外，还多了一个“受儒生推崇”的评价。这个评价可是不得了，在很多时候，它甚至就是一块敲门砖。

当然，最最重要的是，备受儒生们推崇的“高雅君子”邓九郎，以后的所作所为，也得有所讲究了。比如今天晚上，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柳文景侍寝的了。再比如，众贵人，包括那个想要让柳婧卖身的官员在内，再对上柳文景时，也得多上一分敬畏。

柳婧的琴声，还在悠扬而出。

直到众人走到离她只有十步不到的地方，她才食指一勾，在荡出最后一个音符后，双手缓缓按在琴弦上。

然后，她抬起头，笑容温润清新地迎上常风和邓九郎等人。朝着邓九郎等人一揖后，柳婧声音清亮温柔地说道：“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柳文景见过诸

位郎君。”

等她的声音落下时，一直目光深邃地盯着她的邓九郎，声音温柔地开口道：“原来是柳兄……”

他这话说得很慢很慢，用十分之温柔，以十分之缓慢，一字一句地吐出这五个字来。旁观的众人还没有听出什么，含笑垂眸的柳婧，那笑容却是刹那间滞了滞。

定定地凝视着她，邓九郎的声音依然低沉而轻柔，甚至带着愉悦温和。只见他目光扫过站在柳婧身后如小鸟依人的两女，又道：“不知柳兄身后这两位美人是？”

他的问话声刚落，一侧的常风便笑了起来，他说道：“这两位美人啊，可是柳文景新纳的妾室……所谓雪地操琴，红袖添香，诚为人间至景。柳文景可是一个会享受的人呢。”

“这样啊？是新纳的妾室啊？”邓九郎这话温柔得真真让四周的人都是如沐春风，只有柳婧打了个寒战，她白着脸低着头，好一会儿才应道：“回郎君的话，是的。”

邓九郎深深地凝视着她。突然，他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了柳婧的肩膀上，把她朝自己搂了搂后，以一种无奈又宠溺的口气说道：“不过数月不见，你我何必生分到这个地步？”

一句话令四下众人都惊住后，邓九郎转向众人笑道：“我与柳文景本是故交，自扬州一别后，我还以为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今次见面，我一眼便认出她来了，可她倒好，故作不识。”

众人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了。”“原来是故人啊。”“柳文景，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此起彼伏的笑闹声中，这个俊美高华的邓九郎似是完全放下了架子。他拍了拍柳婧的手背，亲密地笑道：“罢了，往日之事我也有错，如今好不容易再见，就当好好聚聚。这样吧，你先把她们送回去，记得带点衣物过来，今天晚上咱们彻夜长谈。”

他在说到“彻夜长谈”四个字时，语气加重。不出意外地看到柳婧呆若木鸡后，邓九郎轻轻松开了她，转身领着众人朝梅园里面走去。

直过了好一会儿，两个小郡王的哄笑声和儒生们的清谈声，还从梅园里面隐隐传来。

见到柳婧一动不动的，一个妾室靠近她，低声说道：“大郎，你怎么啦？”

柳婧这才惊醒过来，她白着脸低低地苦笑道：“没事……”

“怎会没事？”另一个妾室温软地开了口，她轻声道，“大郎一向镇定，

便是与那些豪强打交道，也举止从容。这般进退失据，脸白手颤，我俩还是第一次见到呢。大郎，你与那邓九郎有很大的过节吗？”

柳婧深吸了一口气，“是有些过节……”她弯腰抱起琴，道，“走，先回去吧。”
“好的，大郎。”

走了两步后，柳婧想道：“我本以为把她们叫来，让他知道我有妻有妾，美人环绕，就能摆脱这以男色侍人的难堪。没有想到，他还是给来了这么一手。”

回到家中后，柳婧在书房中像困兽一样转来转去转了大半个时辰，有心想跟父亲说一说，可转眼又忖道，现在这个情况，跟父亲说了又有什么用？平白地让他跟着烦恼。

柳婧又想道，以前在吴郡时，他们一家还可以随时抽身而退。可现在一大家子都在这里，这一次，她倒真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

然后她又异想天开：吴郡时，归根结底是自己对不起邓九郎，要不干脆今天晚上她来个负荆请罪，自承过错，让他出一口气？

柳婧咬着唇想道：“反正这一次我乖一点，老实一点，让他欺负个够，等他出了火气，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

……可她毕竟是女子，这让对方欺负个够，光是想想就怪怪的。

饶是柳婧百般不愿意，时间也一点点流逝，转眼傍晚到了。

眼看再也躲不过了，柳婧咬着牙，让人把自己的东西搬上马车，朝着梅园驶去。

她进入梅园时，正是夕阳西下，红艳艳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空，照得这粉雕玉琢的大地，美得惊心动魄。

柳婧走下马车时，一眼便看到了那个站在梅树下，正静静地向她凝视的白袍金边、玉冠高束的俊美华贵的男子。

他在定定地看着她，饶是隔得这么远，柳婧也能感觉到他目光的深邃、冰冷……

整个梅园安静得异常，仿佛除了他和她之外，再无第二人。

柳婧吸了一口气，提步向他缓缓走近。

在汝南的四个月，柳文景以出众的俊美和风度，博了一个“君子如玉”的名声。现在也是，那雪白的狐裘，雪白的大地，红色的夕阳，衬着她那乌黑的束发和白净的脸庞，有一种晶莹剔透的俊美。

是的，是俊美。柳文景的长相，虽然有点女气，可这种女气，却丝毫无损她的俊美温润。因为她眉太黑，眸光太清太深，直如潭水；也因为她的举手投足中，有一种绝不可能在小市民和普通官宦子女身上见到的富贵奢华气。这种奢华，点缀在她的眉眼间、薄唇上，点缀在她的举手投足间，让人一见，便觉得她生

来就应该是富贵场中精养、权贵圈里骄纵的人儿。

也正是这种富贵奢华气，令柳文景虽是俊美得胜过很多出了名的美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她是女子。

这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气质，令她便是脸色苍白，手足无措，也不见懦弱，只是宛如别样的风情一样，有种说不出的动人。

在柳婧一步一步艰难地朝他走来时，邓九郎一直在打量着她。

不一会儿，柳婧终于走到了他的面前。

邓九郎深深地凝视着她，唇边荡起一抹浅笑后，低语道：“好久不见了，柳文景！”

他不开口还罢，一开口，柳婧的脸再次白了起来。

她抬起乌黑水润的眼，朝他巴巴地看了一眼后，突然弯下腰来。她正要向他行大礼，邓九郎却是衣袖一甩，转过身去，“跟我来。”

柳婧呆了呆后，低着头提步跟上。

不一会儿，两人来到了书房。随着书房门砰的一声关上，邓九郎转到几案前站定。他拿出一份卷册，一边展开一边说道：“九月七日，汝南西城百人群殴，三人于混乱中被打死……柳文景，对此案你可有说法？”

他的声音轻缓，慢条斯理中有种异常的磁性，这种声音极是动听。可这一刻，听完他的话的柳婧，鼻尖上即可冒出冷汗来。

邓九郎盯了她一眼后，翻开第二页，又以他那不疾不缓却闻名西南东南的阎王之音慢慢念道：“十月十七，隶属于汝南钱府的货运队伍在经过长南官道时，突遇山石阻路。而在他们被迫歇了一晚再赶到目的地时，才发现因耽误交货日期，引得胡客生恼，当场拒接他们的货。最后钱府被迫降价……柳文景，你为了打入汝南商道，与胡客勾结，操控物价，可有此事？”

低着头的柳婧，额头上的冷汗涔涔而下。

邓九郎慢慢合上卷册。

他凝视着束手低头，额上汗水一滴一滴落到地板上的柳婧，语调放缓，声音极富磁性，又带着公事公办的冷漠，“据我调查，这两件事虽是你主持，可你只是从犯。前一件事，事关柳行风，是柳行风的宅子被贼人顺手摸了几样对他、对整个柳府都能致命的玩意儿……所以你策划了一场斗殴，混乱中取了那三贼的性命。”

柳婧白着脸，放在腿侧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邓九郎盯了她的手一眼后，目光越发深凝，他继续轻言轻语地说道：“至于后一桩，你也不是为了自己。自从你连使三招，把汝南钱府压得气焰大消后，柳行风那一派系，便趁势平稳了汝南物价，不但令你柳文景就此挤入汝南商圈，

柳行风还于此事上立了功，被汝南王重赏。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也不需要柳婧的回答，低头把那卷册翻了一翻后，把卷册放入怀中，淡淡说道：“不过我朝自光武帝建国以来，最讲究风骨，讲究清正为人。柳行风此人，才学浅薄却又野心勃勃，四处伸手却又首尾不清，实不堪居此高位……依我看来，贬为庶民便可。”

这一次，他的声音落下后，柳婧扑通一声跪在了他面前。

听到她这跪地声，邓九郎似是一僵。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柳婧身前，低头凝视着她，声音轻柔温暖，“你怕什么？不过是你伯父丢了官而已……以他这些年来敛下的财物，足够他用一辈子的了。至于你柳文景……”他顿了顿，声音很轻，很不以为然，“你只是一介白身，又只是从犯，量刑时定然会轻判。”

他伸手抬起柳婧的下巴，对着她苍白的脸和颤抖的唇瓣，他食指轻轻抚动着，温柔如水地低语道：“还是说，你想起什么话，要对我坦白了？”

柳婧的唇瓣被他圆润干净的指甲轻轻压着，除了眼前这厮便没有被人这般亲近过的柳婧，因为羞愤而涨红着脸。

她刚刚垂眸，还没有做出第二个动作，邓九郎便松开了她的脸。他慢慢站直，衣袍一转便说道：“看来你是不想说了。”

“不，我想说！”

柳婧牙一咬，冲上去抱住了他的小腿。

这个动作一出，邓九郎不动了。直过了好一会儿，才以一种没有高低起伏的语调，极轻极轻地说道：“想说了？说来听听？”

柳婧深吸了一口气，“我，我不是故意的。”她一双乌黑水润的眸子，纯洁特天真特无辜地瞅着邓九郎，唇瓣颤了一会儿，终于咬牙坦白道，“我，我不叫柳文景。”

邓九郎竟是连眉头也没有动一下，他面无表情，居高临下地盯着她，淡淡命令道：“说下去！”

柳婧又咬了咬牙，才低声说道：“我叫柳婧。”

邓九郎哧地一笑，“安静的静？”

柳婧闷闷地说道：“是婧，女旁之婧。”一咬牙，她极小声地说道，“我是女子。”

这厮还是黑衣蒙面人时，肯定就知道了她是女子。他要自己坦白的，就是这句吧？柳婧咬着牙想着。

这时，她的脸被人捧起，刚才还黑脸冷煞，仿佛从地狱出来的男人，这一刻嘴角轻扬，目光明亮笑意隐藏。

“说清楚一点，”他低沉地说道，“我没有听清。”

他的眼神太亮，柳婧有点不敢与他对视，“我是女子。”

承认这个事实，在别的人别的地方不算什么，可在这厮面前，却愣是有点严重。因为他总喜欢对她又搂又抱的，这般脸上头发上摸来摸去更是常事。如果承认那个事实，客观上来说，他就应该对她的清白负责……

邓九郎低笑出声，“原来，柳文景不叫柳文景，而是叫柳婧；也不是男的，而是女子？”

邓九郎伸手抚着她的秀发，声音特别温软，甚至隐隐流露出一股愉悦，“嗯，你原来是女子啊。那你的妻妾，是怎么回事？”

真是明知故问！

柳婧的声音有点颤，“父亲怕我误了那些女子，让买来的婢女假扮我的妻妾。”

“那在吴郡，你改掉卖身契，也是因为女子身？或者，另有缘故令你如此？”

柳婧虽是没有抬头，却还是清楚地感觉到他目光中的压力。

她咬了咬牙，低声说道：“我，我，是因为我是女子身。”其实，还有而且，可她不敢说下去。

邓九郎轻抚着她的秀发，低低说道：“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你说的那句话，是真话，还是虚晃一枪？”

最后她说的那句话？

柳婧先是一怔，她细细回想了下便记起了，当时她说的那句话是：“我不喜欢你。”

在柳婧回思时，小小的书房中，空气特别凝重，似乎整个空间都被冻结，只等着她吐出一句话，这天地元气才恢复流通。

柳婧先是涨红了脸，过了一会儿，才以一种诧异不解的天真语气问道：“哪一句啊？我不记得了。”

一句话吐出，本来就停止了流通的书房空气，一下子凝固起来。

直过了好一会儿，邓九郎那特别特别温柔的声音，才危险地传来，“真的不记得了？”

柳婧用力地点了点头，特纯洁地回道：“嗯，我不记得了，那是句什么话啊？”

这一次，她的话音刚落，下巴便是一痛，然后整张脸被他狠狠地抬了起来。邓九郎紧紧捏着她的下颌，语气轻柔地问道：“真不记得了？”

柳婧垂着眸不敢与他直视，嗫喏片刻说道：“这么长时间，我，我忘了。”

“很好。”

邓九郎站了起来。他居高临下地看着她，双手抱胸，低沉地唤道：“来人。”两道脚步声从外面迅速地传来。

见有外人要来，柳婧自是不敢再像之前那样赖在地上，抱着人家小腿不放。

她迅速地站了起来，低着头垂手而立。

转眼间，两个护卫走了进来。

邓九郎目光兀自盯着柳婧，头也不抬，“怎么是你们？让婢女进来。”

“是。”

再次响起的是一阵轻碎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四个婢女入了房。

邓九郎定定地凝视着柳婧，语气亲昵却又危险，“去张罗一下，柳文景今天晚上要与我抵足共眠。”

四婢同时躬身，“是。”当她们的身影从书房门口消失时，柳婧低着头走到邓九郎面前。她咬着唇，低头一福后，轻声说道：“郎君，我不能与你抵足共眠。”说到那四个字，她的脸红了红，柳婧咬牙说道，“这其中，不仅因为柳婧本是女子，还因我早已与他人定下婚约。”

一句话令书房中再无声息，片刻柳婧又开口说道：“邓郎，柳婧有婚约在身……”

早在吴郡时，她曾想过向他坦白。可后来离开得匆忙，这话她曾经以为永远没有说出来的可能。

邓九郎冷冷一笑。他沉沉地盯着她，方才的轻松也罢，戏谑也罢，已经全然消去。

邓九郎沉着声音，慢慢地开了口，“婚约是何时定下的？”

“六，六年前。”

“六年前？”邓九郎轻轻一笑，声音温柔而危险，“六年前就定有婚约，因何上次在吴郡时，你还敢说‘喜欢于我’？”

柳婧没有想到，听到她有婚约，他纠结的却是这个。

那时，她只是想换回卖身契，只是想迷惑他，好创造更多的机会接近那厢房，她只是，只是……

紧紧地盯着柳婧，邓九郎的眸光越来越深，越来越冷。

直过了好一会儿，邓九郎又轻轻地说道：“那一日，你那般脱离于我，柳氏阿婧，当时你是高兴，还是也有愧疚？”

柳婧的唇动了动，在他的紧紧盯视中，却是良久良久都没有回答。

邓九郎的眸色更冷了，他又说道：“我长到这么大，只有你敢戏我欺我……那一日你弃我离去后，可有愧疚，可也有不安？”

他问得很轻很认真，仿佛这个答案曾让他耿耿于怀，也仿佛他从茫茫人海中寻找她，来到她身边，一直想着的便是问出这么一句话。

柳婧眼中有点涩，那时离去时，她不好过，她几个月都不好过。唇动了动，柳婧哑声道：“邓郎助我数次，文景在邓郎无助之时弃君而去，自是愧疚不安。”